別問 ■ 英 華

校園裡，依著大學城旁的斜坡道上，灑落了一地橙得刺眼的鳳凰花。曾經，我踏著它們走來。

轉瞬間，花開花落已三回，最初的燦爛耀眼，如今卻看成了觸目驚心。

閉上眼，拒絕接受迎著南風搖曳的花兒飄送過來的暗示，關於年少已逝的消息；轉過身去，避開眼前殞落一地的千百花身。然而，何奈心頭湧出如泉的悼念，卻止不住地化為滴滴的晶瑩剔透，飄落跟前，蒸發在南風裡，無聲無息，就像那遠走的韶光一般，不知去向……。

上學期末，翻閱著這學期的選課本，大學生活中的第七本，倒數第二本。

勾選著欲修的課，對新學期新課程的期待中，卻摻雜著一縷說不出的、無奈的苦味，心情就像那窗外鐵灰的天空般，彷若被一方無形的網劈頭蓋住，籠罩在淡淡的憂鬱裡，讓人無從掙脫。

終於能體會，初入大學時，眼見大三大四的學長姐，一副冷漠的面容。是四年的人事流轉，蒼老了他們的心境與臉孔；是在他們的眼中，這待了四年的校園再沒有什麼新奇

的事物能使他們睜大日漸低垂的眸子；也終於能了解舊人看待新人的心情：笑他們的純真與無知，但，也羨慕他們的純真與無知。這不再屬於我們的字眼，留在已逝的歲月中，遠在身後不可見的地方。

恍然明白，無知，其實是一種幸福，而純真，又是多麼令人欣喜的恭維啊！而今，我們卻是被這幸福與恭維摒除在外的一群人們，想到這點，無論如何，又怎麼有辦法輕易地笑了開來呢？儘管努力牽動嘴角，泛出的卻是無奈的苦笑。

四年，就即將這麼搭上一班名為「過去」的列車，消失在叫做「回憶」的、遙遠的彼端——一個回首也找不著，任憑呼喊也喚不回的地方。曾幾何時，時間的長河將我們帶來了這兒；而今，最初不論是願的或不願的，也終屆了被帶離的時刻。記得這麼一句話：「彼此覺得幸會的時候，竟也是再會的時候。」我想，或許是因為到了再會的時候，才使得彼此感到幸會吧！

入秋了，從世俗，擾攘的台北歸來，再一次，獨自漫步在熟悉的微涼氣息裡；然而，在每個熟悉的角落，熟稔的面孔卻越來越少……。可見的，是一張張臉上閃著似曾相識的奇異、期待光采的陌生容顏，一如當年的你我。令我驚心的，已非關逝水年華，而是在那剎那間，豁然發覺，連同著遠去的，竟是一份最初的感動；是我，在盲與茫中，由著它和自己的心就這般相互失落，彷如天邊斷線的箏兒，飄失了蹤影……。

社團擺攤的海報街上，新鮮人們穿梭駐足，吆喝和歌舞烘托出愉悅、熱鬧、興奮的氛圍。當這一切逼使我匆匆走過，我似乎看見了也曾在那兒停駐的、自己的身影……。只是，色彩已不再鮮明。

雖然，確信自己的大學生活或許並非完全一事無成，但，仍免不了感受到時光蹉跎之後的懊悔、不及完成些許事情的遺憾。書架上的未央歌，是遙不可及的夢；卻無論如何不曾料想到，即便是最初那份朦朧的憧憬，也成了未能落實的空中樓閣而煙消雲散。

「我們經歷著生活中突然臨頭的一切，毫無防備，就像演員進入初排。如果生活的第一排練便是生活本身，那生活有什麼價值呢？這就是為什麼生活總像一張草圖的原因。」米蘭昆德拉說。

何時才能活得符合自己預先的期望般精采、感動、無愧？何時才能在生活的藍圖上揮灑出燦爛、和諧、寫意的色調？而我想問。

2010/09/27